

【新媒体探索】

作为标签与规训的隐喻

——对网络流行语“社恐”的批判性话语分析

蔡 骐 赵嘉悦

【摘要】网络流行语“社恐”并未完全脱离其原初的医学定义,本质上还是一种疾病隐喻。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它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快速高效的认知路径,但也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个体及语境的差异性。由于击中青年群体的情感痛点,同时聚焦社会问题。这一话语迅速出圈,而话语的衍生接合实践又推动其在扩散中不断变迁。话语不仅在表征现实,也在建构现实。从“社恐”话语来看,它不仅是社会变迁与媒介技术发展的一种镜像呈现,而且其背后的积极社交观念也在对个体进行隐性规训。不过,网民的能动性也使得这一话语实践同时具有生活政治的意涵。

【关键词】“社恐”;话语;隐喻;规训;生活政治

【作者简介】蔡骐,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嘉悦,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

【原文出处】《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京),2022.9.138~145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网络亚文化传播机制与引导研究”(项目编号:18ZDA313)的研究成果。

一、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方法

自2016年起,“社恐”一词的检索热度持续攀升^①,近来更是风靡社交网络,成为2021年“十大网络流行语”^②。“嚶其鸣矣,求其友声”似乎已成为过去式,现如今,青年网友纷纷加入“社恐”的队伍,在“社恐星人日常”“社恐对人的影响有多大”“社恐人有多矛盾”“当代社恐最想逃离的瞬间”等阅读量过亿的话题讨论中,以图片、文字、视频等形式,表达自己在生活中的社交恐惧。《中国青年报》曾经联合中国社科院、探探社交平台,就当下年轻人的社交状况发起过一项调研,结果显示,超过四成青年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③。

话语“从来都不只是静态的文本结构”^④,它“建构于社会之中且受制于特定的语境”^⑤。因此,本研究采用费尔克拉夫的批判性话语分析法,遵循“文本—话语实践—社会实践”的程式,探究网络流行语“社恐”的实践形式及其社会文化意涵。具体观照以下

问题:“社恐”话语是如何呈现出来的?它何以出圈并在传播过程中经历了哪些变迁?社会现实与意识形态如何形塑这一话语?这种话语实践又有何社会文化意涵?

针对以上问题,首先,本研究以“社恐”为关键词在微博平台进行检索,选取阅读量较高、仍有网友参与讨论且以“社恐”者的自我叙事为主要内容的微博话题“社恐”为研究样本。其次,鉴于本研究主要侧重于总结“社恐”话语的文本特征及其现实意义,研究者并未对话题中的文本进行全量采集,仅利用Python抓取了话题中早于2022年5月31日23:59发表的一级原始评论文本,共计571条。研究者人工剔除与研究主题无关、无效的文本,最后得到有效微博362条。再次,对收集的文本进行分析讨论。具体而言,本文以考察“社恐”话语的呈现为起点,继而聚焦这类话语的传播与扩散过程,最后探析其与社会语境之间的互动与互构。

二、文本：作为标签的隐喻

不同于过去人们总是羞于面对自己的内向，时下的青年却非常乐意承认自己害怕社交，“我是社恐”在互联网上渐渐成为一种时尚话语。不过，虽然人人都在宣称自己就是“社恐”，但他们口中的“社恐”，其含义却不尽相同。为此，我们首先必须立足文本层面，厘清“社恐”的原初语义及其作为网络流行语使用时的具体意涵，进而观察作为意指实践的这一话语建构过程。

（一）作为隐喻的疾病：从医学属性到社会属性

“概念是话语的符号载体，也是话语的构成内容。”^⑥研究网络上风行一时的“社恐”，自然首先要厘清概念。通过溯源不难发现，“社恐”原本是一个医学术语，全称为“社交恐惧症”，又名社交焦虑障碍或社交恐怖症，指的是“对社交场合或在人前表演（操作）存在显著的、持续的担忧或恐惧，担心自己会面临窘境，且一旦暴露于这些场合会不可避免地引起焦虑反应，从而妨碍患者的正常生活和社交活动”^⑦。由此观之，医学定义中的“社交恐惧症”强调了焦虑症状的长期性和损害性。此时，“社恐”所指涉的人群是达到“社交恐惧症”之医学诊断标准的那些人，即病理性的“社交恐惧症”患者，他们往往具有特征性的消极认知模式，如负面思维、负性的自我评价、过度自我关注等。^⑧

长久以来，“社交恐惧症”一直作为疾病名称被使用。直到近年来“社交恐惧”被频繁提起，相关讨论遍及社交媒体平台，“社恐”逐渐脱离医学病理范畴，开始指代一种社会学层面的心理与行动特征，简言之，即对社交有一种恐惧感，尽量回避社交。当然，其意涵也并不止步于此，因为“社交恐惧”之后附加了“症”字，显然，这种对社交的恐惧还是被视为一种疾病。换言之，它所展示的是一种典型的疾病隐喻。在这里，“社交恐惧症”（疾病名）是始源域，“对社交的恐惧”（心理与行动特征）是目标域（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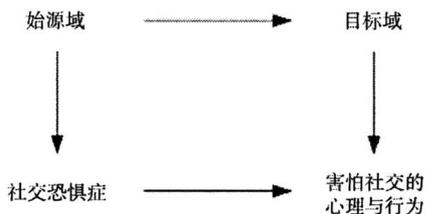


图1 “社恐”的隐喻机制

始源域与目标域表面上的高度相似使得这一隐喻迅速“引起人们的注意进而被理解、接受，从而被纳入人们的认知体系，完成同化和记忆过程”^⑨。通过这一直观形象的隐喻，“社交恐惧症”的特征及其影响被投射至“对社交的恐惧”，社会大众不仅迅速知晓恐惧社交表现为害怕与人打交道、逃避甚至拒绝社交，而且进一步认识到这种心理与行动偏向可能对个体的社会生活造成阻碍。虽然作为网络流行语的“社恐”不再是一个医学概念，然而，因为“社会现象和主观感受被医学范畴的话语所表述”^⑩，反倒更显得意味深长。

（二）标签的生成：令人恐惧的社交

如前所述，“社恐”在日常语境中已扩展为恐惧社交、逃避社交的含义。而异常吊诡的是，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社交是其天然需求。那么，人们为何声称自己恐惧社交？所谓恐惧社交，到底是在恐惧什么？通过检视相关文本，我们发现，“社恐”话语主要具有以下三种意涵：

首先，“社恐”话语表达的是社交主体对于陌生人的恐惧。例如，有些人“有点害怕和陌生人说话，就连在网上跟陌生人聊天都很害怕”^⑪。相对于我们而言，陌生人是外来者，具有不确定性，让人感到本能的恐惧。究其本质，这种恐惧是“在‘自己人’与‘外来人’的分类基础上产生的对于可能存在的外在风险的投射、甚至放大”^⑫。其实，“社恐”话语所传递的对陌生人的恐惧与排斥也映照出现代人的自恋——放大与陌生人相处的风险，退缩到自己的世界，专注于个人目标和自我兴趣，为确保自身安全而紧闭社交之门。

不仅“遥远”的陌生人让人恐慌，过近的社交距离也常常让人害怕。例如，有人表示：“真的好烦啊……人与人之间能不能有点界限感!!!本人‘社恐’，对人过敏!不要一直问东问西……难道一直问不尴尬吗?”^⑬相比于社交中略显尴尬的冷场，热情的攀谈与窥探更令当代青年苦不堪言。一旦他人尝试“入侵”其“领地”，他们便会拿起“社恐”的盾牌，以退避的姿态守护自己的隐私。毫无边界的亲近、佯装熟稔的口吻、强加其身的温暖，常常让他们如临大敌，人与人之间保持合适的距离才能让其感到适意。

除了人际边界的困扰，“社恐”话语也暗含年轻

人对自己缺乏特定的社交技能的担心。例如,有人表示:“有时候并不是害怕和别人打交道,而是觉得自己缺乏相应的社交技能,害怕因为自己的举止不得体而影响对方对自己的看法,索性给自己套上‘社恐’的保护壳……”^⑩其实,年轻人口中的社交技巧是社会文化所建构的社交规则,这种技巧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然而,成长于核心家庭、长大后一心扑在学业上的年轻人鲜少有机会去学习并锻炼社交技能,待人接物方面的笨拙让他们也不敢也不愿与他人交往,由此,为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就成了回避社交以免出丑的一种策略。

由此来看,“社恐”所恐惧的并非社交本身,而是可能带来危险的陌生人、缺乏边界感的交往以及社交技能的匮乏。

事实上,具有这种恐惧心理的人也并非当下这个时代才出现,他们一直存在,只是并未引起大众的关注。如今,当众多年轻人在网络上发现恐惧社交、逃避社交乃是一种普遍现象,于是“社恐”就此成为一种新的身份标签。而这种以心理与行动特征来命名的标签,具有高度的概括性,标签中的隐喻通过一种类比方式使我们的认知过程变得快速且高效,它让我们迅速形成对认知对象的直观印象。

(三)变动中的身份:从“社恐”到“社牛”

不过,颇为有趣的是,继2021年上半年“社恐”席卷赛博空间,下半年“社牛”横空出世并迅即走红。与“社恐”相反,“社牛”主要是形容一个人在社交方面大方洒脱、游刃有余。显然,“社恐”与“社牛”是两种迥然不同的身份标签,它们也遵循一套特定的划分标准,将普罗大众划分为不善社交之人与擅长社交之人。从表面上看,“社恐”与“社牛”是一种对立关系,而实际上,它们却相互以对方的存在为前提。正是因为不少个体存在“社恐”倾向,另一类社交自如之人才会被看作是“社牛”。同样,也正是因为有些人社交自如,那些害怕社交、逃避社交的人才会自认为或被看作是“社恐”。

事实上,社会中的个体并不能完全用“社恐”与“社牛”这一组标签来进行划分,因为人是异常复杂的,其性格也是变动的。从时间的维度来看,一个人可能小时候是“社牛”,因为天真而无所畏惧;长大以

后却变成“社恐”,因为懂事成熟而学会“瞻前顾后”。一位网友的感慨精准描述了这一现实:“我感觉年纪越大,越来越社恐了。”^⑪从空间的维度来看,“社恐”在某些场景下也会变成“社牛”,而“社牛”有时也会成“社恐”。比如,线上无话不说,线下无话可说;同辈面前幽默自适,长辈面前局促不安;朋友圈端庄矜持,微博放飞自我,等等,皆是年轻人的生动画像。

另外,如果我们对人进行一种整体性的考察,就其某一能力或某一特质来进行比较,那么,人与人之间肯定会存在差异,不过,这种差异更多的是程度上的。所以,从“社恐”到“社牛”,即从害怕社交到擅长社交,各种人如果依据其能力的高低进行排列,可以形成一个连续统。那么,对社交害怕到何种程度应该被称为“社恐”,对社交擅长到何种程度又可以被称为“社牛”,这显然是很难精确判定的。

由此可见,一个社会中的真实个体是无法用简单的标签来界定的。“社恐”与“社牛”这一组标签抽离了现实情境与个体程度上的差异,以一种抽象、化约的概括方式,将一个个独特的个体归属于“社恐”或“社牛”群体,用群体属性代替个体特性,以静态的“名片”代替动态的身份或角色,这也使得一个个本来鲜活独特的个体变得面目模糊。

总之,作为身份标签的“社恐”是一个隐喻性概念,它继承了其原初医学定义的核心内涵,是对三种具体社交之恐惧的简化表达。而当“社牛”出现以后,以一种联系的、动态的视角对二者进行综合考察,这一标签的缺陷也就凸显出来。

三、话语实践:“社恐”何以出圈

在前文中我们从文本维度解析了“社恐”标签的生成,不过,话语固然离不开其文本载体,但同时,它又始终是一种实践形式,况且网络流行语本身就处于一种动态流转的过程中,而这种流转的最终结果经常是我们所说的出圈。由此,我们不得不进一步去思考:作为网络流行语的“社恐”何以能够出圈?在这种传播扩散的过程中,它又会发生哪些变化?

(一)动力来源:情感痛点与社会症候

当“社恐”被普罗大众所征用,作为一种身份标签出场时,显然它不仅成为参与者的情感投射对象,还成为社会现实问题的一种表征。

仔细阅读保存在社交媒体平台的各类“社恐”文本,不难发现,形形色色的“社恐”话语大多呈现的是因为难以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而导致的失落与孤独。一位网友曾发出诗意的感慨:“我和别人的距离,就像我和白云的距离。白云是飘忽不定,并且是一直在移动的……我感觉我和每个人之间也都隔了很大的一段距离……有的时候看着很近,但是却怎么都摸不着。”^⑥确实,网络社交让我们实现了“不以山海为远”,但是精神与情感的深层次互动却日益被浅表的信息交换所替代,时时刻刻“在一起”的物理邻近始终无法带来真正的心理亲近,“社会心理连接感的断裂”^⑦让每个人都活在自己的气泡里。并且,不只是心灵沟通难以实现所导致的孤独如影随形,由于社交能力不足而产生的焦虑也弥漫在关于“社恐”的话语表达中。例如,有人表示:“社恐真的会让我失去很多……到底怎么才能克服呢,真的累了……没想到有一天会因为社恐焦虑。”^⑧如今,各种媒体报道经常将社交技能包装为人生成功的钥匙,将在社交场合如鱼得水者视为潜力股,从而构建了一种“社交是人生成功的必要条件”的拟态环境。在媒介的大力渲染下,社交已然成为一种刚需,这让那些不擅社交的人无比焦虑。而且,当媒体报道将这种焦虑与更大的焦虑,如对升职加薪的焦虑、对生存发展的焦虑等,勾连在一起时,社交能力不足仿佛成了“万恶之源”,此种焦虑更是显得愈发严重。可以说,“社恐”话语是当代青年孤独感与焦虑感的一种投射,而孤独与焦虑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情感结构。进而言之,正是因为“社恐”触及了青年群体的情感痛点,令每一个人感同身受,他们才会在共情之下纷纷给自己也贴上这一标签。

事实上,在引发普遍共鸣之后,人们也开始意识到,恐惧社交、回避社交并不只是个人的烦恼,而是当下的一种社会问题。无论是接连登上微博热搜榜单的那些“社恐”话题,比如“社恐对人的影响有多大”“社恐为何成为年轻人的流行病”“你为克服社恐做过哪些努力”等等,还是在知乎平台上获得981万次浏览的单身研究室“社恐星人看这里”,都是民众对“社恐”给予关注并参与讨论的一种体现。不仅无数个个体竞相发表看法,就连媒体也开始聚焦“社恐”。从央视新闻的《社恐日常:我有一千个理由不和陌生人说话》,到新

周刊的《就社恐这件事,我最有发言权》,再到Vista看天下的《90后的社恐“绝症”,其实从小落下的病根》、中国新闻网的《现代人,为何容易给自己贴上“社恐”的标签》,媒体关于“社恐”的报道与评论,广泛涉及“社恐”经历、“社恐”成因,以及“社恐”对青年成长的影响。这些报道表明“社恐”已经成为公众普遍关切的问题,它所表现的不再是一种个体烦恼,而是一种社会症候。事实上,正是一波又一波关于“社恐”现象的讨论,推动了“社恐”话语在不同的圈子之间流动与扩散。一言以蔽之,“社恐”所反映的社会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是其能够出圈的另一个动力来源。

(二)扩散机理:跨越圈群的衍生接合

在情感共鸣与公众关切的双重推动下,“社恐”不再是某些小群体的“自嘲”,而成为在网络上刷屏的流行语。从其传播过程来看,衍生与接合是这一话语扩散的两条主要路径。

当一种网络流行语出现后,人们总是希望将其运用到各种各样的情境中。然而,一种流行语显然并不可能适合所有的表达场景,于是,“在语言形式上删除与当下场景不适应的词语”^⑨,只“将其负载的场景义适用于其他类似的言语场景”^⑩便成为一种常见策略。换言之,使用者会从该流行语中提取出一些关键框架加以保留,而把其他部分随场景与用途的变动而加以替换。比如,在网络流行语“社交恐惧症”的扩散过程中,“社交××症”的话语框架就被提取出来作为载体加以保留,经由众多网民的模仿与改编,“社交尴尬症”“社交懒惰症”“社交自觉症”“社交冷漠症”等衍生话语不断出现,一时间“社交××症”变成了框填式话语游戏,诸多用来形容社交状态的词语都可以借题发挥。除了这种通过成分替换所形成的衍生话语以外,“社恐”还与“社牛”相组合,衍生出“社交牛杂症”这一新话语。这一概念主要是形容一个人偶尔升级为“社牛”,偶尔又退缩回“社恐”,在两种社交状态之间来回切换。它的出现让众多自称“社恐”的年轻人找到了自己的准确定位,正如网友经常调侃自己是熟人社牛,不熟社恐;网络社牛,现实社恐,就是社交牛杂。总之,随着各种新话语的衍生,“社恐”话语被扩散到越来越多的表达场景中。

此外,在跨圈群传播的过程中,“社恐”话语也被

动态地接合进各类情境或热门话题之中,有时还会与其他媒介载体接合。在霍尔(Stuart Hall)看来,“接合是一种连接形式,它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将两种不同的要素统一起来”²⁰。不过,这种连接只是暂时的,可以被不断改写。比如,当“社恐”与诸多具体情境相勾连时,“反侦察式社恐”“职场社恐”“向上社恐”等描摹“社恐”亚类型的词汇相继诞生,它们勾勒出日常生活中各式各样的“社恐”图景,折射出青年群体在社交中的各种际遇以及面临的各种难题。再比如,当“社恐”与各类热门话题接合时,也会产生一些奇特的化学反应。“社恐”话语与婚恋话题相结合,它为当代社会的“单身潮”提供一种合理解释。“社恐”话语与经济话题相结合,我们会遇到所谓的“社恐经济”。这类经济活动以营造自由、私密以及无需社交的消费环境为目标,比如无人酒店、无人餐厅等等。另外,“社恐”话语与视频的接合进一步拓宽了其传播空间,Bilibili、抖音、快手中涌现出的《只有社恐才懂的4个极度舒适瞬间》《测测你的社恐指数有多少?会是社交恐惧吗?》《社恐人群的痛……#搞笑》等“社恐”主题的视频,都获得了上百万的观看量或点赞数。显然,“社恐”话语在一种动态的“接合”实践中与其他要素确立起临时的连接,通过解接合与再接合不断生产出新的意义,从而获得更为丰富的表现样态,也更有效地完成了其传播扩散。

质言之,“社恐”之所以流行,正是因为它生成于特定的情感结构,承载着人们共同的情感诉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青年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在其破圈扩散的过程中,衍生与接合所产生的新话语更是合力拓展了“社恐”的边界(如图2所示),为不同主题的阐释与不同语境的应用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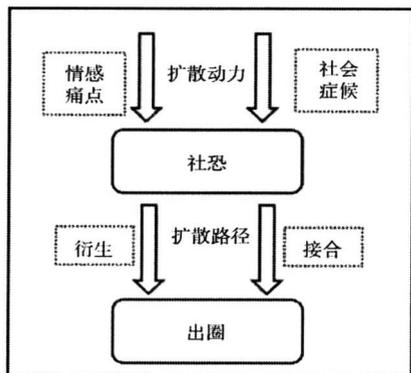


图2 “社恐”的出圈机制

四、社会实践:反抗规训的生活政治

福柯(Michel Foucault)曾指出:“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但是,话语所做的,不只是使用这些符号以确指事物。正是这个‘不止’使话语成为语言和话语所不可缩减的东西,正是这个‘不止’才是我们应该加以显示和描述的。”²¹显然,这个“不止”经常会表现为话语与社会现实以及意识形态之间的复杂关联。

(一)作为现实镜像的话语及其隐性规训

话语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孕育于特定的社会语境之中,是对社会现实的镜像反映。显然,要想理解“社恐”话语,也必须回到历史脉络与社会联系之中去进行考察。

一方面,不断深入的城市化进程以及社会加速为“社恐”话语的产生提供了现实基础。我们知道,“社恐”话语所表达的对陌生人的恐惧其实源于现代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陌生与提防。21世纪初,“城市化”首次被提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²²,自此以后,工业化与信息化驱动的城市化高歌猛进,邻里交往被不断拔地而起的高楼大厦阻断,千千万万的陌生个体在城市空间中流动,快速相遇又快速分离,从传统的“熟人社会”转向“陌生人社会”成为我们今天不得不面对的现实。不同于“熟人社会”的温情与亲密,“陌生人社会”中处处潜藏的风险与不确定性,使疏离、提防与紧张成为人际关系的常态,“社恐”对陌生人的排斥与恐惧无疑是对这一社会变迁的镜像反映。而这一话语对人际边界感的强调也进一步彰显了个体独立意识的提升。在不断加速的现代社会中,时间成本已成为我们衡量事情的重要标准,而随着生活步调的不断加速,争分夺秒的现代人开始在自己与他人之间划清界限,追求一种互不打扰、互不麻烦的清静与礼貌,不再愿意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与他人缔结情谊。“社恐”话语的流行正是当代社会走向个体化的一种表现。

另一方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虚拟社交的盛行也使得越来越多的青年在现实生活中表现出“社交障碍”。网络交往偏向趣缘的聚合,这种聚合存在较强的同质性,“同类”互动的自在舒适与轻松愉悦让人们在虚拟社交中流连忘返。更为重要的是,在线社交可以让人们快速获取信息、拓展人际关系,

于是,耗时费力的真实交往日渐被遗弃。然而,当人们习惯于云端相会,交流时空的延伸悄无声息地消解了他们在真实世界中的沟通表达能力与人际关系处理能力,那些原本就不愿意踏出虚拟社交舒适圈的人更想避免面对面交流,甚至对现实社交产生恐惧情绪。可以说,习惯在线上互诉衷肠却回避真实社交的“社恐”,可以被视为网络社会的一种副产品。

其实,不仅社会现实决定了特定话语的出现与流行,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由社会现实所建构的话语还隐含着某种特定的人生观与价值观,它们会在无形中对人们进行教化和规训。恐惧社交之所以被当作一种病症,正是因为我们的主流文化倡导积极投身社会活动,认为积极的社交态度、健全的社交技能才是有益的、健康的。在这种隐性规训之下,消极社交被看作是病态的,而不擅社交之人是需要对自身进行改造的。由此可见,“社恐”话语隐含着对恐惧社交这种心理或行为的否定态度。从这种意义上看,“社恐”话语倒确实是在向我们展示一种话语的“权力”。

(二)作为选择与认同的生活政治

“社恐”话语根植于特定的社会土壤,隐含着对特定行为的价值评判。它在表征社会现实的同时,也通过影响人们的认知与行动对社会现实产生建构性的影响。

随着网友们纷纷以“社恐”自居,在话语狂欢中释放社交压力,插科打诨的娱乐化语言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社交是现代人的必备技能”的主流话语。然而,话语游戏所带来的只是形式上的解构,狂欢者的价值观念并未“从主流话语的把控中解放出来”^⑧。“社恐”话语中隐含的社交观念与规范不仅浸润着人们的认知,同时也在引导着人们的行为实践。从表面看,虽然许许多多的“社恐”都在以一种戏谑的口吻讲述自己的“社恐”故事,但事实上他们也认为自己应当成为积极社交的主体,克服所遭遇的社交障碍,他们渴望拥有“社牛”那样的社交能力。在这种观念的引领下,他们努力阅读社交技巧类图书,学习网络平台上的社交课程,以期打破自己所面对的社交困局。由此可见,这些“社恐”已然被主流的社交观念所规训。而这种被主流社交观念所呼唤的主体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独立自由的主体,而是一种臣服

于主流社交观的伪主体。对于他们而言,社交事实上已经不再是达成目标的手段,而是个人必须完成的目标。

当然,行动者也并不“完全按照身处其中的既定规训的要求来行事”^⑨,他们也会在既定的社会规范中“寻求个人的运作空间”^⑩。于是,我们可以看到,虽然网友们纷纷声称自己是“社恐”,但是这一标签并不是一种自我降格、自我矮化,更多的反而是一种身份认同与角色扮演。无论他们是以玩梗的心态讲述自己的“社恐”经历,调侃自己的社交能力;还是通过强调“社恐”者的优秀品质——不随流俗、不谄媚、不逢迎、自我精神世界富足、善于深度思考——表现出一种“我是社恐,我骄傲”的立场与态度,这些话语实践都显示了一种“我是‘社恐’我愿意”的姿态,而这背后隐含着社交与否只是一种个人的生活选择的微妙意涵。更进一步说,在这种话语实践的主体看来,积极与他人社交抑或是一个人独处,都只是一种个人选择,也都是合理的生活方式。其实,“生活方式不仅事关‘如何行为的决定’,而且也事关‘要成为谁的决定’”^⑪。因此,在这种自我叙事中,“社恐”者主动与那些善于社交之人“划清界线”,肯定并认同自己的“社恐”身份,深入自己的内心世界去发现真实的需求,努力成为真正的自己。也是基于这种认同,他们有时甚至还会在日常生活中伪装成“社恐”,借此躲避那些侵犯隐私的热情,拒绝工具性社交与无意义社交。简单地说,身披“社恐”标签的青年群体正在试图通过对生活方式的选择来实现一种身份认同。

这种选择与认同是对积极社交的主流价值观之规训的一种抵抗。通过一种迂回的方式,自我标签为“社恐”的群体仿佛在宣告:“社恐”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社交失败者,而是选择了另一种生活方式的小众群体。这种通过自我标签来重新界定标准进而反抗规训的话语实践,本质上是一种生活政治。在著名学者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生活政治是一种与解放政治相对的政治模式,其“关涉的是来自后传统背景下,在自我实现过程中所引发的政治问题”^⑫。概括而言,生活政治“是认同政治、选择政治”^⑬。它意味着个体在不同的生活方式之间做出抉择,“这种决策不是简单的对生活方式的种种决

定”^⑧，“而是对这些决定加以重新道德化”^⑨。由此观之，在关于“社恐”话语的讨论中，人们对于我们是否真的需要如此多的社交，不善于社交是否就是一种弱点，以及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社交的反思，正是在回应“我们应当如何生活”这一难题。此时，生活方式的选择作为一种反抗主流规训的策略在发挥作用，而在这一实践过程中，个体尝试重新定义与掌控自己的生活，“通过对自身意义的规划建构主体”^⑩。

综上所述，从单纯的医学概念演变成为一种疾病隐喻后，“社恐”这一网络流行语逐渐发展成为一种身份标签。借助情感共鸣与社会关注，这一话语最终扩散出圈，并通过衍生接合创造出更为丰富的表意实践。从“社恐”话语来看，它不仅是社会变迁与媒介技术发展的一种镜像反映，而且其背后的积极社交观念也在对个体进行隐性规训。不过，网民的能动性也使得这一话语的使用同时具有生活政治的意涵。事实上，从历史发展的轨迹来看，传统的标签行为主要是有权势者为弱势群体贴标签，它具有社会控制的意味。而当下的“社恐”话语却更多的是小众群体为自己贴上标签，这种自我标签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披着娱乐外壳的社会抵抗，并且这类带有抵抗意味的话语实践如今在互联网空间中日趋活跃，它们也为我们的话语分析提供了新的素材。

注释：

①新周刊：《就社恐这件事，我最有发言权》，<https://new.qq.com/rain/a/20210802A07TZM00>，2021年8月2日。

②光明网：《“双减”“三孩”“元宇宙”等入选2021年“十大网络热词”》，<https://m.gmw.cn/baijia/2021-12/10/1302715113.html>，2021年12月10日。

③黄丹玮、王帝、闫宇琪：《超四成青年自称“社恐”社交软件成拓圈首选》，《中国青年报》，2020年12月21日，第4版。

④李敬：《传播学领域的话语研究——批判性话语分析的内在分野》，《国际新闻界》，2014年第7期，第8页。

⑤陈岳芬：《深刻理解“话语研究”——梵·迪克〈话语研究——多学科导论〉解读》，《新闻大学》，2016年第1期，第137页。

⑥刘涛：《新概念 新范畴 新表述：对外话语体系创新的修辞学观念与路径》，《新闻与传播研究》，2017年第2期，第8页。

⑦李元吉、汤宜朗、蔡焯基：《社交焦虑障碍研究进展》，《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1年第3期，第184页。

⑧林雄标、纪泽：《社交恐怖症患者的认知特征及相关因

素》，《中国心理卫生杂志》，2003年第6期，第423页。

⑨隋岩、李燕：《论网络语言对个体情绪社会化传播的作用》，《国际新闻界》，2020年第1期，第91页。

⑩董天策、杨龙梦珏：《健康风险认知中的“女孩疫苗”话语——基于对知乎HPV疫苗话题讨论的幻想主题分析》，《现代传播》，2021年第10期，第39页。

⑪资料来源：https://weibo.com/6863201248/JiKDY1MvJ?refer_flag=1001030103_，2020年9月2日。

⑫张慧、黄剑波：《焦虑、恐惧与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7年第9期，第8页。

⑬资料来源：https://weibo.com/6285958863/Lv9suwEK7?refer_flag=1001030103_，2022年5月28日。

⑭⑮资料来源：https://weibo.com/6372084175/LuceW3enw?refer_flag=1001030103_，2022年5月22日。

⑯资料来源：https://weibo.com/5936114667/LthnIbXCK?refer_flag=1001030103_，2022年5月16日。

⑰陶志欢：《青年“群体性孤独”现象的审思与调适》，《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0年第5期，第88页。

⑱资料来源：https://weibo.com/7427552821/LpnSV3Q1X?refer_flag=1001030103_，2022年4月21日。

⑲⑳俞燕、仇立颖：《框填式流行语何以如此流行？》，《修辞学习》，2009年第6期，第78、77-78页。

㉑Lawrence Grossberg. On Postmodernism and Articulation: An Interview with Stuart Hall. In: David Morley & Kuan-Hsing Chen. Stuart Hall: Critical Dialogue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Routledge. 1996. p. 141.

㉒[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谢强、马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53页。

㉓新浪财经：《从城镇化到城市化：中国城市化37年路线图》，<http://finance.sina.com.cn/china/gncj/2015-12-30/doc-ifymykrf2649736.shtml>，2015年12月30日。

㉔隋岩、罗瑜：《论网络语言对话语权的影响》，《当代传播》，2019年第4期，第33页。

㉕㉖练玉春：《论米歇尔·德塞都的抵制理论——避让但不逃离》，《河北学刊》，2004年第2期，第80页。

㉗张敏：《作为一种存在主义政治的生活政治：源起、本质及意义》，《学海》，2021年第2期，第41页。

㉘[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现代晚期的自我与社会》，赵旭东、方文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252页。

㉙[英]安东尼·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李惠斌、杨雪冬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95页。

㉚郑少东：《吉登斯生活政治观的权力逻辑及其形态》，《同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2期，第93页。

㉛[英]安东尼·吉登斯：《亲密关系的变革——现代社会中的性、爱和爱欲》，陈永国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251页。

㉜隋岩、常启云：《社会化媒体传播中的主体性崛起与群体性认同》，《新闻记者》，2016年第2期，第52页。